

活在画里

■ 籍忠亮/文

我曾在作品题跋落款中写下这样的诗句：“蘸墨拭笔，屏心静气，气入丹田、气流指尖，通过笔杆、笔头，顺毫端透入宣内，心静神凝、思墨专注，顷刻诗思流畅、笔墨淋漓，意念、画境无不通神，此国艺、国技、国画之精神所在也，诗随画出，画随笔现，笔随心动，心随意行，趣由笔生，法随意转，斯之谓矣。”这就是我在中国书画创作意境的至高追求。在艺术活动过程中，不仅创作者可以完全沉浸于一种高华的精神享受，而观者也同样融入了此种精神的享受当中，似经历了一次精神游历。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便是如此的美妙而不可言状。

以心役物：形为心用

当我在提笔蘸墨开始创作时，杂乱心绪才会隐然消退，留下的是一片清风畅爽的心境，进而忘怀得失。只有此时，手中的毛笔才会微妙地表达出身心奔涌的情怀。而在行笔之际，才能与天地浑然一体，行转自由，似有神助。那嫣然是一种远离尘嚣而忘形自得的状态。似可与画中人物进行情感交流，进入忘情妙境，此时才可谓真正的人生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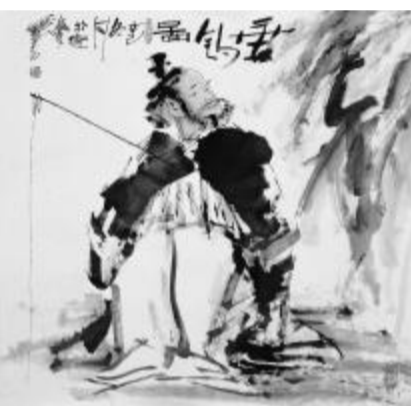
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恰似一次次游历的过程。本人以为，中国画家皆见景生情，随机应变，当眼观六路，胸有成竹，方可放逸自如，出神入化。我喜欢在众多好友的观赏下，即席挥毫创作。识者共知，在没有观者的情况下，我是无法画出满意的作品的。这已经成为了我个人的一个创作习惯。我在画巨幅人物群像时，是先从中心人物的五官开始下笔，不打草稿，采用放手直取的画法，将画面中众多人物的头像部位完成后弃笔休息、观察，再考虑每个人物的头像下面需画何种身体造型，以达到彼此相互呼应、关联、对话，以求画面的节奏、疏密、聚散、轻重、虚实，才能得到和谐匀称的构图效果。再后，安排背景环境，由近及远，题诗落款，盖印完成。其自由逸趣，妙不可言状。这样的作品则不可能重复，而必须如此便真正体现出艺术特点。倘若今天，真正优秀的中国画家作品，被国人所识、所悟，其优妙，则理当可以跻身于世界优秀艺术作品的行列。

我一向厌烦人际繁庸之事的干扰，乃至我后来的不回世事、不予应酬、隐逸独步、潜心修艺，才有今天。我于绘画惟真是求，源于中国画之材料特质，极擅长抒怀、一气呵成。我向来不善于描摹叙述，同时，由于中国画之造型以线条为基础，加之不可涂抹删改，不容易“心为形役”，挥写之际的偶得，往往能达至不可预期的结果。这里为画家提供的可施展才智的空间可谓太大了。因之，中国画倘若真正做到融主观情怀于客观万象，就必须体会到谢赫《古画品录》中六法之说，尤其是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说，南梁范缜：“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言神亦不可离形而独存。这种形神关系按照范缜之说需要我们辩证以视之，如此，方可帮助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加以理解。

艺术如同自然界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是可欣赏的，而真正的艺术来源于感动，一幅好的作品首先要能感动作者自己，才可以感动读者，学会欣赏周围一切美好的事物。回首我们民族的先贤们，看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他们赏花、赏草、赏瀑、赏雨、赏月等等，他们不放过身边任何美的东西，这是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精神在大自然中得到了再生。这种天人合一、和谐相生的境界，正与现代西方的环保理念不谋而合。同时，我们现代人对于那些人类文明的不朽经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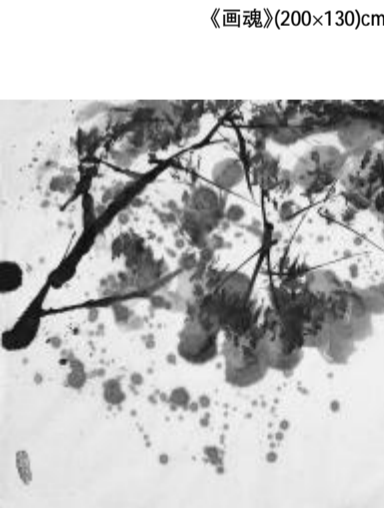
《共和之魂》局部原作尺寸(260×19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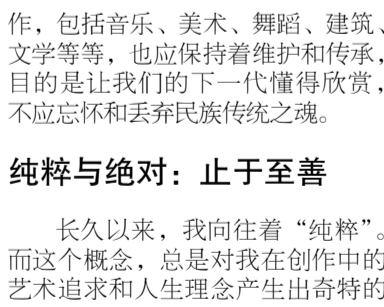
《垂钩图》(69×69)cm



《茶趣》(136×69)cm



《画魂》(200×130)cm



《畅意》(136×69)cm

作，包括音乐、美术、舞蹈、建筑、文学等等，也应保持着维护和传承，目的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懂得欣赏，不应忘怀和丢弃民族传统之魂。

纯粹与绝对：止于至善

长久以来，我向往着“纯粹”。而这个概念，总是对我在创作中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理念产生出奇特的



《茶趣》(136×69)cm



《画魂》(200×130)cm



《畅意》(136×69)cm

魅力。我偏爱彻底性和“纯粹性”。经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黑格尔、贝多芬和舒伯特，想起康德、瓦格纳和尼采。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各自都在不同的领域去逼近他们所谓的“纯粹”，或更准确、更强烈一点的概念是“绝对”，这就是一种悲壮。在我看来，这种逼近才是人类所追求的善的最高体现，也是艺术家艺术魅力的最高体现。



《畅意》(136×69)cm

培训学校。作品备受东南亚高层政要、皇室贵族以及国内外学者名流、收藏大家所推崇。其本人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东南亚各国及地区高层政要的接见，并应邀在东南亚各地举办多场个人画展和拍卖，该地区众多收藏家跟踪收藏其作品已长达20年。

除了作画，其还出版专著多册，应邀在国内外高等学府讲学数十场，荣获国内外10余项艺术奖项和多种荣誉称号，受聘担任国内外多家高等学府的客座教授和讲师。2005年，受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邀请访台，连战亲率众多国民党要员和元老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迎接

在我的前半生岁月中，我一直竭尽全力投身于我热爱的绘画艺术创作。40多年来，在尝试充分自由状态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创作方式中，尝试相对“纯粹”的艺术状态，我向往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当然，众所周知，艺术家原本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活动者，这是由其职业特性和艺术创作方式所决定的。而我的特立独行似又有所不同，也许其中有与命运抗争的因素。多年来，我以沉潜的方式生存着，如此保持着沉默，默默地画着，疯狂地画着，如此二十多年。其中十年云游、十年面壁，伴随着十年苦读。如此数十年漫游在自己的艺术王国里。

记得西方有位著名画家的理论叫做“漫游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此论支持着我在长期的艺术创作生涯中享受孤独，学会了同“自我”对话。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是我最幸福的选择。于是，我向往有纯粹精神的诗人艺术家的独立创作环境，我向往我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真正艺术”。而这种真正的艺术，伴我渡过人生中最艰难和最失落的岁月。

尼采曾说过：“艺术是生命最有力的兴奋剂。”我相信，他所提到的艺术，就是理想中那种纯粹的艺术。而从事这种创作活动的艺术家，应该是那种“漫游到自己内心世界”的艺术家。特别是从事中国传统绘画这一特殊且极富魅力的人类绘画艺术形式的画家，更应该去正视其经过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审美习惯的文化积淀，即那种对东方“笔墨”从初期依物象到依自身运用的至高艺术境界的追求以及那种对高广精深艺道的深层理解。对那些历代书画大家长年潜心致力于笔墨之深度的体验，与画史、画理、画品钻研之深刻、理论之精审加以理解和体验。

新文人画派：以画载道

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道的精神性、心灵的抒怀性，那种情景合一、心物合一、天人合一的高华境界，使得中国画的艺术品味、艺术内蕴，在作品上体现出画家个人的情感寄托和审美理想的追求。总之，我们向往的艺术之光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来自于佛教及禅宗的辩证思维，那就是“和”，即“协调”，便是艺术的核心内蕴，也是宇宙万物的核心内蕴。

识者共知，中国传统绘画之内在传承的本身内蕴，均以书法宣泄作者内心情状而为之。绘画，通过一系列的东方美术手段，将皴、擦、点、染、勾、皴、会贯通，古法用笔一气挥成，所谓妙法内得，气韵生动，笔墨生活均体现于其中。畅墨恣笔，抒怀叙意于其中，确可从笔、纸、墨砚之中感悟到东方艺术的深厚博大、空灵飘逸。中国绘画发展到今天，吸收、融合、贯通形成了新文人画派之典精神韵，当今画坛确已无法忽视之。

我认为，中国新文人画派中表现的儒、道、禅之意，是真正能使世人感悟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维和境界内蕴了。所以，我在创作中十分注重将其精神的意会运用于本人水墨之中。所谓中国画之笔墨的真正意义是以书法为基础所形成的各种法式的灵活运用，而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恰恰是为创造出此种笔墨语言而被选择和利用的，这是我们的民族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而当当代中国画家，要想画出优秀的、耐人寻味的、饱含笔墨情趣的好作品，就必须从书法、笔墨入手，不然，再好的题材与物象也会失去东方水墨画的真正意义。所以，中国画要讲其道，明其理，要有品味与思索，要追求逸趣天成，追求真谛内蕴，追求画外境界，这些都对中国当代画家提出了创作的前提要求，本人在创作中当心摹手追身体力行才是。

籍忠亮及夫人的仪式和记者招待会盛况空前，一时轰动东南亚。2006年，籍忠亮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两幅巨幅国画，并被永久收藏。2007年客居广东时，被评为“广东省当代十大最具影响力书画名家”，并被聘任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终身馆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2009年，作品《万类霜天竞自由》在北京太平洋秋季拍卖会上以530万天价被高价收藏。出版有《籍忠亮作品集》、《籍忠亮诗书画集》、《畅意以抒怀——籍忠亮水墨作品集》、《当代中国画家作品选粹——籍忠亮》等多部专著。

游历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谈籍忠亮的绘画艺术

■ 杨仁恺/文

20世纪，中国书画界出现了巨大变革，所引发的艺术批评的争议性、理论的模糊性及文风上的新闻性、商业性，已经是难以避免的事实。就时代意义而言，中国书画发展的最大特征，即在于广泛的包容性与多元效果，这并非意味着对传统加以排斥，相反，传统文化之生命义理，自有其适应时代的创造力量。籍忠亮的绘画作品，无疑是在革新的意义上有他个人探索的成就，在深厚的传统绘画及书法功力基础上加入个性化的绘画语言，包括现代人观察世界的方式。

融汇中西

虽然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发展中，传统主义仍然有不可否认的成就(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为标志)和地位，像籍忠亮这样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艺术家，显然将成为21世纪中国书画的主流派。

对于1963年出生于北京的籍忠亮来说，作为中青年画家，他的作品挥洒气韵，功力深厚，除了笔墨的技法之外，其才情还得益于传统素养之助，使其颇具自由放逸的风格。他的作品所流露出的自在神情，下笔果断，墨色凝重而不失层次，墨与色在具象上交织着鲜明的点、线、面，笔触奔流激荡，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在造型上的能力，使他得以在传统中创出新意境。他的“以西润中”、“中西融汇”反映了新一代杰出画家多方面的探索 and 选择。

在古今中外的绘画领域中，有“具象艺术”的尚拟逼真，有“抽象艺术”的强烈情绪追求，也有以表现生命力和精神空间的“意象艺术”。画家借助艺术形式来展现他所认识的世界，寂然、浩渺、虚灵、圆融，这纯精神的大千世界，是人类艺术创作的精神依托。

艺术贵在创造，这种创造既要在作品中体现出天然的独特境界，也必须鲜明地形成代表新观念的形式系统，籍忠亮在这方面展现出了他的新建树。中国绘画是以意象艺术的表现形式为主要特点，即“立意造象，以象尽意”。同时，中国绘画也极重传统，在艺术上讲究章法规范，画家在幻想妙得中体会艺术创作的愉悦，又受章法规范的制约、僵化而苦恼，因而形成默守传统和反传统的两极态势；两极状态下的作品，或迹不逮意、声过其实，或织小巧丽、形神枯然，构成了当代中国绘画的流弊。籍忠亮在自己创造性的实践和使自己随时处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的状态中，他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采东、西艺术传统的优点要诀而兼备一身。

世界大变汇是当前的潮流，西方艺术对中国艺术中的规范模式，无疑会起到重要的补充和借鉴作用。籍忠亮以此为重点，开创他的艺术新风格。记得前几年，读过一篇香港《新报》“艺廊”介绍他的文章，以“北国才子，当代唐寅”形容籍忠亮其人其艺，我觉得并不过分，就才艺而言，他更有其理性与悟性的独到之处，观籍忠亮新作品，其内蕴有中国意象艺术特有的自由，在技法上注重中国绘画的运笔，以笔写意的笔墨功夫，同时追求现代空间意识的形式美。文章引用籍忠亮的一段自白“我喜欢山水，更倾心画人物，而情得以导泻则是诗”。中国自古以来，感知和把握世界的整体意识贯通始终的是“诗、书、画”。籍忠亮自称是“个人自由主义者”，喜欢不受约束，处于充分自由状态下的自由创作，入道随法。

从“无我”到“有我”

中国人物画是中国绘画史上发展最早的画种，但也是成熟最慢的画种。唐代人物画是一个高峰期，它的线描表现基本上以中锋圆转，粗细基本一致，工整艳丽为主流。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属于工笔人物画这一路。吴道子开始追求粗细变化，创造了“纯线条”的线描表现形式。人物画较之中国画之其他两门：山水、花鸟，就难在既要形似又要神似，恰到好处地均衡意与象、人与物、心与境的关系，从而把东方哲学中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精神寄寓其中。

同许多的艺术门类一样，匠人与大师的区别就在于对法度的把握上。绘画也必须经历一个从“无法”到“有法”，从“有我”到“无我”的跨越。籍忠亮在“有法”、“无我”阶段，下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功夫，他早年速写本不离身，画了数以万计的速写；他解剖过尸体，对人体骨骼、肌肉结构了如指掌；他没有一天不画，多则十几个小时，少则几个小时，他甚至从自己非常钦佩的大家黄胄的成功过程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画家不需天分，只要勤奋。籍忠亮学画，更学书、写诗。幼年的籍忠亮以魏碑入手，打下坚实的书法基础，自习画后，更以画入书，挥洒自如，创立自由体书法。

纵观籍忠亮的水墨人物画，可见其对意境的意慕追求。他的人物画多半以佛、道、儒人物和中国文化名人为主，如竹林七贤、十八罗汉、老庄、李杜、仕女等等。他在面对物象时，能自由、能动地去选择和利用各种造型因素，不受局限地去追求内在的、感受性的东西。在艺术形式上选取取舍、概括、夸张，使其能准确地表达画家个人的感情、神韵、意象和个性，进入“无法”、“有我”的精神世界。

他的古典人物画作品，强调神似，不囿于“形”的过分具体的描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保持距离感、朦胧感，不确定感是他古典写意人物形象塑造的分寸把握，这也正是古典写意人物形象塑造的要领所在。有时寥寥几笔，就把古代文人墨客的风骨、内蕴和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新文人画”渐成气候

书画同源。籍忠亮喜欢在他的水墨人物画中落下长长的题款，内容或诗或文，多为隽永心语。书法是他的画意十足的自由体书法，书与画相得益彰，充满气韵、书卷气。

进入新世纪，中西文化进入了大交融、大汇合的时代，中国文人画以形写神、以意取胜与西方以人为本的写实主义的疆界打破了。在这股浪潮中，在水墨人物画这一圈子里，有一批文化素养高、书法基础好的画家，其创作题材以古典人物为主，造型简约，构图简练，重视传统技法的继承，同时，又对新闻观念及西方抽象因素有所吸收，淡于主题，重于文人士大夫生活与审美情趣的追求，重于思想内涵，讲究笔墨趣味，成为“新文人画”的阵营。

近年来，国家建设日新月异，盛世太平之景也感染、振奋了画家，籍忠亮也开始画现代水墨人物画。画古人，似与不似全在乎自己的理解，谁也没见过李白、杜甫长什么样子，而画现代人则不然，对于大家熟悉的人物，功力稍有不逮便会弄巧成拙。尤其是不打草稿，不做修改，下笔直取，这就要求画家有高超的绘画技艺，笔墨功夫和控制能力。虽然籍忠亮的水墨人物画已入化境，得到画坛前辈的好评与海内外人士的追捧，但他依然孜孜不倦，付出常人无法理解的努力，向着他心目中的理想迈进。

作者简介：杨仁恺(1915—2008年)，已故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画家、史学家和博物馆学专家。生前曾任辽宁省故宫博物院名誉院长，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泰国国家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等职。撰写论文百余篇，专著近10部，包括《中国美术全集》、《隋唐书法》、《中国书画鉴定学稿》等20种以上。

“现代隐士”的隐与不隐



籍忠亮

籍忠亮，自由职业艺术家，自由派新文人画家，号“自由笔”。上世纪90年代享誉粤港澳及东南亚，游艺于大陆及东南亚20年。本世纪客居广东，潜心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近年来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其作品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世纪的握手》、《历史的握手》、《难忘的握手》、《重托》、《永恒的奥运精神》、《画魂》、《永远的小平》、《大地长春》等，作品先后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家博物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等处收藏。另外，他还发表了超过20万字的绘画理论文章。潜心创作，足不出户，有“现代隐士”之称。2000年自费创办大型私立美术馆和私立艺术